

听郎郎讲故事

室外赤日炎炎,高温百度,女主人陆娅家里却人满为患,连通往二楼的楼梯都坐得满满登登的。大家冒暑而来为的是消暑。这里准备了一大桶精神冷饮 ---- 知青读书会活动。

这天的主讲者是人称“鼓书艺人”的本地作家张郎郎先生,他用讲故事的方式,以他北京大雅宝胡同的邻居,当代中国文化界大师黄永玉为引,导出一串串五十多年前中国文化界的闻人轶事。已是两鬓染霜的张郎郎娓娓道来,语态平和悠缓,对所言及的人与事只叙不评。听者看不到也感觉不到讲者的情绪色彩,却被故事中的那人、那事牵着扯着,时而会心一笑,时而咂咂称奇,时而凄凄然,时而忿忿焉。

张先生讲了他邻居,国画大师李苦禅。这位齐白石大弟子是徐悲鸿组建中央美术学院时延揽来国画系当教授的,但后来因擅长的蚰蚰儿、蝓蝓儿入不了新中国画坛主流,就被置闲于美院工会,干些职工福利之类的杂务。郎郎就曾在国华电影院售票处看到这位国画大师寒风中缩着脖,揣着手,正排着队为职工买电影票。可这等等事也干不长,风闻要被解雇了,这才想起还有个当年留法预备班老同学、且又同被“拒签”留法的老友可解此难,赶忙研墨展笺,提笔直书“润之兄:见字如面,别来无恙乎...”,这才保住饭碗。

听者这才知道,为什么当年的“润之兄”把大批湖南学子英才(包括恩师徐特立)组织起来留学法兰西,而唯独自己未去。这又发人遐想:若苦禅先生获签留法,今人是否还能在济南万竹园李苦禅纪念馆欣赏到中华瑰宝级的水墨丹青?若“润之兄”获签留法,日后能否打下江山?打下江山后能否多一些民主的温良,少一些帝王的戾气?

郎郎还讲了他干爹朱丹。这位富家子弟“花钱干革命”,取家财充作中共地下党的经费。在燕京念大学的时候与黄敬等人一起领导了载入中国革命史的“一二九学生运动”。投奔延安后,蒙毛主席设家宴,招待“学运领袖”。与巨人同席,别人不敢下箸,可他不但大快朵颐,还要对一桌菜肴点评一番,直到率性把毛家厨子唤来,以他美食家的品味现场指导。此后,许是毛主席感觉家厨手艺见长,也许是喜欢这年轻人的率真无邪,常邀朱丹来窑洞吃饭。干爹那会儿哪里会想到,座陪的毛夫人竟是他的“学运”老搭档黄敬的原配。建国后,朱老爹进京在文化部当了挺大的官儿。在山沟沟里呆久了,重返燕京故地,风流倜傥的他如鱼得水,吃遍京城,票戏捧角儿,在官场旋涡中依然率真无邪,不党不群。眼瞅着他那官儿是越作越小,可他却毫不在乎,酒照喝,戏照唱。当年闹学潮时他发展的地下党员如姚依林等,都奔封疆大吏、副总理去了,他却一路“出溜”到北京儿童剧团,领着的娃娃们演大灰狼、小白兔呢!这可真成全了他的未泯童心了。好在儿童剧团远离政治是非中心,“文革”中大灰狼、小白兔们看他慈眉善目的,也没掉过头来咬他一口。那些年干爹可比那些爬到国家、省、部大员的老同事、老部下活得舒坦多了。

比起李苦禅、朱丹的人生,更令人回味的要数油画大师董希文的际遇了。郎郎是这样讲述他的隔壁邻居的:董先生建国初领衔中央美院法国派油画创作室,尽管压根儿未去过法国,可其法国油画技法在国内一时无双。尽管非“我党人士”,可偏偏又被选中,去创作共和国史碑性油画《开国大典》。现今的所谓“牛”人得谦虚点儿,瞧瞧人家董先生怎么个“牛”法儿:

“要我来画?那好!不过得给我张PASS,我要时不时进出中南海,挨个儿给画上的人物来张素描。”

“这恐怕不行,开国元勋哪一个不是日理万机的?你就比着相片儿画吧!”

“那不行!不经我素描在先,那人到了画上可就没神儿了!”

于是,要求满足了,于是,开国元勋们一一拨冗就位,任董先生摆布----有的须正襟危坐,有的要低首含颚,有的得扭脖偏头.....但有一点一致----在董先生双目审视下,大气儿都不敢喘。于是,创作成功了,于是,龙颜大悦了,于是.....正当听者为董希文的好运赞叹时,郎郎话峰一转:自《开国大典》于1953年问世后,董先生就和那张画膘上劲了,油画刮刀就没闲着。“高饶事件”后奉命先是刮掉了画中的“东北王”,“引蛇出洞”后再刮掉若干民主人士,“庐山会议”后又刮掉了彭大将军。再后来“文化革命”了,已癌症晚期的董先生在“中央文革”强令下,刮去刘少奇后便永远地扔了刮刀,彻底解脱了《开国大典》带给他的福运与恶运。随着“文化革命”的深入,画上的人接踵而倒,可“中央文革”倒没辙了----若依惯例刮下去的话,开国大典的北京天安门城楼就快成了《空城计》中的西城县城门楼儿了!

听者追问,当年挂于中国革命博物馆正厅的巨幅油画《开国大典》今安在?郎郎说,据他的“发小儿”,董家老大告知,“文革”后国家文化部想将《开国大典》复原,找了好几个有名的油画家,可人人都推托。后来总算有人接活儿了,因版权问题,在征求董家意见时遭全家坚决反对,所以此画一直深藏于博物馆的库房。前些年不时有香港买家上门求购,好久没和董家老大联系了,不知大作近况如何了。

我们这群与会者,大都是1968--1976期间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一番后,脱颖而出的留美学人。可大家冒暑而来,偏偏是想讨教于同一时期却在“寸方囹圄,一事无成”的张郎郎先生。于是在读书会后半程,大家纷纷问及其深牢大狱之事以及对人生的感悟。

面前的郎郎像达摩一样,早已“面壁十年,破壁而出”了。对其历经“判处死刑,缓期执行”之事并未细述。听者追问其如何打发狱中时日的,郎郎的独一份儿的囹圄生活方式让听者暴笑不已----“一逮着空儿,我就反复高声背诵当天大喇叭里广播过的天气预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播送天气预报.....”。郎郎说这样做是要保持记忆功能,别蹲傻了。

而郎郎对狱友遇罗克的天真(遇罗克于我们知青这代人并不陌生,他是“文革”中坚持真理的殉道英雄),虽只是淡墨一抹,顿令听者凝思一愕。狱中的遇罗克认为,自己不过是因给《中学文革报》写了篇文章批驳“血统论”而入狱,关不了多久就会出去,于是很仗义地对郎郎说:你犯的事挺悬,攻击江青,那可是重罪,弄不好真得玩儿完。判了“斩监候”你就沉住气“候”着,等我放出去一定想法儿捞你。我们围棋界的朋友有“困儿”都找陈老总帮忙,你是延安娃,说不定有缓儿.....。狱中方一

日，世上已千年。他哪知，此时的副总理兼国家围棋协会主席的陈毅元帅也在遭万人批斗，更不曾想到死亡的阴影正向他扑来。

郎郎每一段信手捻来的往事都足以成篇，或是含悲的浪漫（逃亡中的初恋，二十年后墓地的邂逅），或是省世的反讽（抓捕他、审问过他的俞强生，二十年后，身为国家安全部高官而叛国，至中国海外谍网土崩瓦解），虽是蜻蜓点水。亦令听者如醉如痴。直到女主人连连招呼“收摊儿了！开饭了！”，大家还是围着郎郎不肯放过。

在大家用餐时，有位黄女士急急返家，取来三轴国画。她是在“听书”过程中得知郎郎其父乃当代中国画大师张汀，有作品在中国美术馆馆藏。猛想到自己恰有三幅张汀作品家藏，却不知真伪，于是取来请郎郎一鉴。只见第一幅长轴在郎郎手中慢慢展开，大家和黄女士一样屏息静气，等候“权威”的一锤定音。可不等画轴延展及半，郎郎突然住手，笑言：赝作也！第二、第三幅画亦在同样的过程中获同样的结论。大家不免为黄女士“顿失万贯家财”而惋惜。郎郎说，小时候若有要好的同学求画，他就会在家中堆满画架的画卷中随手拎出一卷，也不知是徐悲鸿的还是齐白石的，是李苦蝉的还是老爸的。那时候名家的画儿不能私下买卖（难怪李苦蝉为了保住买电影票的差事也要麻烦润之兄了），互赠倒是很普遍也很普通的事。所以家中有的是画儿，没地方摆就堆着摞着。那个年代，我和老爸都没把画儿当回事。

知青读书会的每次活动都不啻为一种欢宴，先享精神大餐，再品物质美味。主、客、要角儿与龙套都融融一堂，沟通交流。可这一次的主角儿却饿惨了——一嘴不能二用，光顾着回应一拨儿接一拨儿、车轮大战般的“切搓”了。读书会由午后二时竟持续到月上柳梢，临了儿，女主人装了一盒煎包儿塞给郎郎，还用特有的乡韵加着英语告别：谢了您呐，慢走！回去赶不紧儿趁热吃！不够就言语声儿，咱再给您 deliver！。